



兰欣

一叠珍贵的收据

仗——娄山关大捷的地方，也是毛泽东同志写下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的地方。

汽车沿着大娄山脉一路逶迤，进入蒙渡河谷后，继续向北而行。冬季的河水很浅，岸边是绵延的柑橘田，黄灿灿的果子让这里的冬季写满丰裕的暖意。

经过蒙渡大桥，汽车拐了个弯，远远地看到了张绍权的家。那是一栋白墙黑瓦红窗的普通黔北民居，房前屋后收拾得井然有序、干干净净。墙上贴着一幅幅字：团结、感谢、送客、迎宾、谢恩……一幅一个词语，像是家训。堂屋大门两侧的对联非常醒目：“新年喜庆农家乐，人间美好不忘本；思情念祖怀先烈，岁岁席上想救星。”横批是“共产党万岁”。

这是一栋古朴的黔北民居，一张长桌、三条长凳、一个火炉。尽管每月社保金等收入近3000元，可张绍权生活得很节俭，屋子里没有任何装饰，唯独正墙被一张张证书填得满满当当。其中，四张中共中央组织部落款的收据尤为醒目，三张1000元、一张1200元，时间依次是2011年、2012年、2017年和2020年。

张绍权从墙上取下收据平放在桌上，掏出纸巾，弓着背，仔细擦拭面上的灰尘。“这是2011年，那年党90岁。”他一边轻轻地抚摸，一边回忆道：“这张是党的十八大、这张是党的十九大、这张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。”

原来，这10年间，除按月缴纳党费外，在很多个重要日子里，张绍权都会主动献上一份特殊党费，并由县里将他的心意汇到中央组织部党费账户，中组部也会为他寄来一份极具纪念意义的收据。

第一次收到北京寄来的党费收据，张绍权晚上激动得难以入睡。第二天，他起了个大早，翻越几公里山路到镇里装裱店，花60块钱请师傅依尺寸制作了一个精致的实木框，再把收据裱好装进框子里。后来，每一张党费收据，他都会裱好装进相框，挂到客厅墙上。每天，他晨起第一件事，就是清扫这一面“心意墙”。

阳光爬过院墙，攀过窗棂，聚光灯似的

投射在满墙的党费收据上。

只是一名普通党员，为什么要交那么多特殊党费？

张绍权抬起头，眼神停留在一幅党徽图片上，动情地说：“因为感谢共产党！交点特殊党费，我心里感到更快乐。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。我们认定了共产党好。”

三

张绍权这位与人民共和国几乎同龄的老党员，在小山村里生活了74年，见证了蒙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幼年时，村民们日子苦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一日两餐不是洋芋就是苞谷、红苕。生了病，全靠土方子吃草药。

几十年的光阴过去，日子越过越敞亮。现如今，小乡村连通了大世界，白花花的的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，山对面刚听到车喇叭响，转眼车就到了院门口。住在山顶的好地方，岸边开起了几十家乡村旅馆，老百姓从村民摇身一变成了旅馆经营者。每到夏天，北京、上海、四川、重庆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游客们一来，还买走了地里的蔬菜水果，村民们都尝到了经济发展的甜头。

张绍权没有开乡村旅馆，而是把目光盯在了这片土地上。蒙渡河谷光照充足、土壤疏松，早在20年前，时任村支书的张绍权就开始带着村民们搞柑桔品种改良。从选苗、培育到田间管理，从种植、施肥、剪枝、嫁接到防虫，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和在种植技术上的勤劳钻研，柑桔的滋味越来越甜，村民们的口袋也越来越鼓。

如今，小柑桔做成了大产业，村村都结出了“金娃娃”。“新站柑桔”这个响亮的品牌，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，也成了网购的“新宠”。一箱箱柑桔乘着高铁跑进各地的水果市场，蒙渡村300多亩柑桔基地每年

可销售柑桔30多万斤。现在，村里已经建起了柑桔育苗基地，小树苗带着村民们的致富希望播撒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中。

捧着金灿灿的柑桔，张绍权的脸上笑得像朵花。

从院坝顶往山下看，白墙黛瓦、绿树繁花、静谧宜居的乡村美景尽现眼底。安静的蒙渡河像一条银带穿过村庄，一幢幢错落有致的小楼房依河而建，阳光下的蒙渡村，美丽得像从画中走出来一样。

“共产党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亲人，穿衣吃饭、水电路讯，什么都为我们考虑得这么周全！”说到动情处，张绍权唱起了黔北民歌《十谢共产党》，歌声高亢嘹亮，在山谷间回荡。

四

返程路上，冬日的阳光照在蒙渡河上，波光粼粼，就像张绍权的眼神一样清澈与明亮。

张绍权的心愿就是在“心意墙”上再加一张收据，为党的百岁生日再交一次特殊党费。

张绍权一直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，并把这份忠诚书写在自己的一生当中——当汽车兵当兵时，戍边卫国和湘黔铁路战线上都有他奋斗的影子；回到家乡后，他是村里人最信任的会计和支书，爬坡上坎、走家串户的工作中，有他辛勤的汗水；年老后，村小学的校园里，经常会看到他给孩子们上党课……

现在的他虽已年逾七旬，却一直是村里人最尊重的老支书。修路、架桥、改造水电，难免需要用到村民的土地。土地，是村民们最关心的“命根子”。遇到想不通的村民，村里总是请他出面做思想工作。每次只要他出马，再执拗的人也会转过弯来。年轻的村干部向他讨诀窍，他笑笑，只说了一句话：你一直做的是好事、实事，老百姓就会相信你。

题为贵州遵义桐梓风景。

影像中国

家乡的胡辣汤

安民

老家河南的胡辣汤带着几时的味道、带着生活的记忆，时常在脑海中浮现，是我难以忘怀的家乡滋味。

胡辣汤做起来并不那么考究，但它实惠；吃起来并不那么雅致，但它独特，日子苦的时候吃，富起来了还吃。正街大道边的店铺吃者云集，幽深狭窄的小摊也是生意兴隆。它算不上餐饮中的主角，但它出现的地方总有人光顾，它是纷繁生活里的一份温馨、是忙碌日子里的一份慰藉。饮食与文化相融相通，胡辣汤本是一小吃，但吃的人多了，便成了一种文化。

晨曦初露的时分，大一些的宾馆、酒店还静悄悄的，胡辣汤店铺早已热闹起来，肩摩毂击、熙熙攘攘。中午和晚上也有不少食客，但比早晨要少一些。胡辣汤的店铺有大有小。有宽敞大气的，老照片、新条幅挂得满墙都是，条幅也不知道是哪位写的，虽无名气，倒也耐看。有的内容还很别致，让人忍俊不禁：“吃上一碗胡辣汤，嘴香牙香一身香”，云云。这样的店，除了胡辣汤，还可以点上几个炒菜、小酌几杯。店铺也有简单玲珑的，三五小桌，餐巾碗筷醋摆得整整齐齐，倒也干净，小菜就少有了，多数是油条、包子、胡辣汤这些标配。

胡辣汤店铺的主人招揽客人是不扯着嗓子喊的，只靠那诱人的辣香味。若是有点名气的店铺，站半个钟头才能等着空位子，极佳的店铺，便是一碗难求了。在河南，来了客人，觅一处青苔小巷，寻一舍静谧小馆，看一窗中原景致，听一口“中、中”乡音，闻一街辣香四溢，叫几碗胡辣汤、几根油条、几碟小菜，氤氲袅袅，大快朵颐。临走，客人吃得满头大汗，主人感到洋洋自得，伯歌季舞，妙不可言。

上好的胡辣汤，香味浓郁、酸辣适中、软滑绵润，喝上一碗，口齿生香，醇厚芬馥，别有风味。若问做法，店铺的老板一般都还大方，还是要说一些，特别是女店主，会带着自豪的口气跟你讲一通。原料大体有熟牛肉、木耳丝、海带丝、黄花菜、黑胡椒粉、五香粉、芝麻油、鸡精、盐之类。好吃一点的，叫“面筋胡辣汤”。做面筋是有讲究的：将面粉拌成稠糊状，以筷子能搅动为宜，隔20分钟顺一个方向搅两三分钟，搅上三四次，放入有净水的盆中，用手轻轻地攥挤面，待有黏状，放在碗中加水“醒”个把小时，就成了。洗过面筋的水也别丢，作为原汤，加入原料搅匀煮开，将面筋拉成薄片，徐徐倒入锅内，待其稀稠均匀，再加入食盐、味精、姜末、香油和老抽，最后可根据个人口味加入一些胡椒粉。正品的胡辣汤，粉条也要上等的，晶莹透亮、软硬适中。撒上一撮香菜，点缀

其间，绿得可爱，让人垂涎欲滴。若再放几粒炒焦的花生瓣，便更有嚼头。

胡辣汤真正称为产业的还是豫东的西华县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铿锵步伐，西华县发挥自身优势，进一步加大对胡辣汤产业的关心和支持力度，持续引导监管服务，引领上档升级，逐步提高了胡辣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这个县直接从事胡辣汤经营的达10万多人，遍布20多个省区市的数百个大中城市。若加上汤料、红薯粉条、面筋、小磨香油、陈醋生产加工和牛羊饲养、大葱种植等间接从事胡辣汤相关产业人员，可达20万人左右，每年可增加农民收入40亿元以上。县里还建成了16家胡辣汤汤料生产企业，研制开发了“方便胡辣汤”“水冲式胡辣汤”“自加热式胡辣汤”等八大系列60多种产品，年生产汤料900余万箱。2018年，西华胡辣汤走进纪录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第三季。近些年，他们还举办胡辣汤大赛，全国各地知名的胡辣汤经营者齐聚西华县逍遥镇，同台竞技、磨着钵切。胡辣汤的产业化、品牌化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、群众富裕，使西华县由昔日的贫穷小县，一跃跻身全省经济发展第一方阵，小产业真是有了大作为。



当一叠厚厚的党费收据出现在我的眼前时，我惊诧了。革命老区贵州遵义的一名普通党员，怎么会有这么多来自首都北京的收据？

我猛然想起，他就是张绍权。10年前，我见过他。

一

2011年7月1日，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组工干部。一位花甲老人走进办公室，人很斯文，戴一副圆镜片的老式眼镜，颇有几分乡贤的味道。额头、鼻尖、鬓角都渗着汗珠，布鞋上沾满灰尘。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绍权，他是来交党费的，而且是一份很特殊的党费。

张绍权眼角的皱纹很深，眼神却如一个天真的孩子。他从上衣荷包里掏出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红布袋，布袋上金黄的党徽将红布衬得十分鲜亮。他从布袋里取出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，郑重地捧在手心。

我内心一震，看着面前这位平凡的老农民，看着他俭朴得洗到发白的上衣，我感动了。

二

时隔10年，我决定去一趟遵义市桐梓县新站镇，再去看看张绍权。

桐梓，正是红军长征打下第一个大胜

三沙岛上抗风桐

叶为宝

天是湛蓝的天，海是碧澄的海，地是透绿的地。这里是美丽的海南省三沙市，宛如纤尘不染的世外桃源，一踏上这片土地，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里。

然而，三天两晚的三沙之行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却不是这里的碧海蓝天，也不是这里的海鸟白沙，而是一种树，一种深深扎根海岛的常绿乔木，它叫抗风桐。

人生第一次来到三沙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。一下飞机，好友老冯就热情地领着我们来到海边喝茶。这是一片林荫，炙热的阳光和强烈的紫外线被挡住了，我坐在藤椅上，海风吹过，心中无比惬意。我打量着四周，却发现这片树林与以往见到的都不一样，它们叶子并不浓密，树冠连成一片，树干挺拔向上。

“它们叫抗风桐，”老冯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接着说：“还有个名字叫麻枫桐，印度洋海岛常见的树种，我国的台湾和西沙群岛也很多，根系发达，枝干粗大，台风也奈何不了它们！”

抗风桐？这是第一次听说的树名。我起身走近一棵，仔细打量它。它枝干白中透灰，胸径足有四五十厘米，高有十几米。叶对生，呈椭圆形，两面都覆有一层嫩绿而

晶亮的薄蜡。

老冯告诉我，2013年9月底，风力超过15级的强台风“蝴蝶”登陆三沙，岛上的椰子树、木麻黄、土枇杷、南洋杉、苦楝、榄仁等，一夜之间，有的被拦腰折断，有的被连根拔起，还有的已然踪影全无，唯有抗风桐在台风中傲然挺立。虽然有的枝干折断，但这些掉在地上的枝干却在不久后又长出了新根，发出了嫩绿的新芽，成了抗风桐的“新生代”。

听了老冯的介绍，我不禁对眼前的这些抗风桐肃然起敬。我想，它正是以这样伟岸的身躯、粗壮的枝干，护卫着南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与礁盘；正是以这样巨大的叶冠、翠绿的叶片，装点着三沙的绿色；正是以这样纵横交错的根系，深扎在砂岩中，任凭海水侵蚀，高温烘烤，坦荡着生就的倔强与从容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红日从南海的天际线刚刚升起，我们乘坐冲锋舟从永兴岛来到赵述岛。据说，有关南海诸岛的潮涨潮落景、金戈铁马事、波涌浪卷情，几乎都可以在赵述岛上领略和参悟。

一到赵述岛码头，渔民符名友热情地迎接我们。坐上他的电瓶车，穿过一片椰

林，绕过一座海水淡化处理厂和一幢幢渔民新居，来到一排树前停了下来。我一看——抗风桐！

当初，符名友的爷爷响应国家开发海岛的号召来到赵述岛，那时这里还是一座荒岛。渔民的渔船是小小的木帆船，稍有风浪便不敢出海。改革开放后，赵述岛上成立了管委会和党工委，政府为渔民修建了港湾，帮助渔民贷款购置了排水量很大的渔船，渔民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，渔民们拆旧房建新房，全岛48户渔民，家家都住上了新屋。海岛周边的海堤用钢筋水泥加固了，道路也拓宽了。岛上植树造林，绿化美化，种上了一排排、一片片的椰子树、木瓜、榄仁和抗风桐。

符名友如数家珍般讲述着他们渔村的历史与变化，一束阳光穿过抗风桐的枝叶，正好打在他胸前的党徽上，格外明亮，分外醒目。

边上的渔民告诉我，符名友今年46岁，14岁时就跟着爷爷的脚步，从老家琼海迁到了赵述岛。他驾驶渔船风里来雨里去，已在岛上工作生活了32年。三沙的人，出海如同出征，保家就是卫国。符名友

不仅是一位渔民，还是南海前哨一名耕海守海的警民联防志愿者。一直以来，经常有特工装扮成渔民驾船来西沙海域“捕鱼”。符名友对海上情况时刻关注和警惕，只要发现异常，不管白天黑夜，不怕风高浪急，就立刻向派出所报告。由于表现突出，他被当地边防派出所评为治安联防积极分子。2019年7月1日，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此刻，看着眼前的符名友，我发现他俨然就是一棵扎根三沙的“抗风桐”，狂风吹不倒、恶浪冲不垮！

在赵述岛，像符名友一样的共产党员共有11人，他们个个都是“抗风桐”，他们党支部就是一片“抗风桐林”。

将要离开三沙的时候，我心中萌发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眷恋。这天一早，我独自来到抗风桐林。朝霞把南海映照得一片火红，抗风桐林就像覆盖上了一层金光。抚摸着抗风桐伟岸的身躯，我的心中充满了对它的仰望和崇敬。它不畏强暴，台风刮不倒；它不怕艰苦，贫瘠砂岩把根扎；它自强不息，折断枝叶还发芽；它无私奉献，甘洒绿荫护岛礁。

抗风桐，我心中的英雄树！



图为海南三沙风景。影像中国

大地